

現代西方哲學思潮

上 冊

廈門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編印

一九八五年七月

说 明

今年四月，我系举办了“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讲习班，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讲授。现根据课堂录音将讲授内容整理汇编成册，以供参考。限于篇幅，有些地方我们作了删整。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匆促，加之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错误和不确之处由我们负责，并欢迎读者不吝指正。

厦门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

1985年7月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上册

目 录

- 一、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述……………王善钧(1·1—23)
- 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
 潮流的转折……………赵修义(2·1—18)
-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新观念……………车铭洲(3·1—21)
- 四、从康德到克洛纳——关于人的问题……………张世英(4·1—17)
- 五、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江天骥(5·1—12)
- 六、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演变的几个特征……………舒炜光(6·1—15)
- 七、新的科技革命与西方哲学思潮……………徐崇温(7·1—17)
- 八、当代美国哲学思潮……………涂纪亮(8·1—25)
- 九、美国哲学现状……………王守昌(9·1—15)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述

王善钧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了解西方的情况，其中包括想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情况。这种要求，在高等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学生不断向教师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外系学生和研究生选修和旁听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的人多起来了。为此，去年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发了文件，在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开设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课。这就要求我们当教师的加强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学习、研究和评介工作，下面，我试着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一般情况作点介绍，就算是抛砖引玉罢。我想讲以下几点。

一、什么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先讲讲“现代”和“西方”指什么，从世界史的分期看，“现代”指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应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算起。但是，我国哲学界在讲述现代西方哲学时所说的“现代”却有特定含义，一般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直到今天为止的这一段时期。而我们所讲的“西方”则专指欧洲和北美各国，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集德国哲学大成的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批判，一是来自左的方面的批判，这个批判最终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来自右的

方面的批判，这派批判最终产生一股与西方古典哲学不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可见，“现代”也是相对于古典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标志着以往一切旧哲学的终结，表明了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真正的哲学，是现今时代精神的精华，现代哲学无疑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哲学。但是，为了将现代西方各国出现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也为了将它同西方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相区别，我们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于西欧北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统称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多如牛毛，犹如热带丛林。它们个个标新立异、都称自己是“最新哲学”，使用着与人不同的术语、概念、范畴，用稀奇表达方式编造自己的体系。这些都与古典哲学有很大差别。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它们总的说来是沿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个方面发展的。

十九世纪中期，产生了以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穆勒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因为与自然科学联系紧密，又被称为科学主义思潮。这个思潮是在欧洲海岛国家英国的经验论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哲学家本人大多是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特定领域内颇有造诣，有很多发明创造，熟悉自然科学的脉搏。他们常从科学本身提出问题，注重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这些都使科学主义哲学对科学界有较大影响，至今仍在西方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美国大学和研究

机关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研究科学主义的一个流派——分析哲学。科学主义不讲本体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只讲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哲学要立足于科学，要成为科学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认为，以往的传统哲学超出经验范围、凌驾于科学之上反复讨论世界的本质究竟是物质还是意识的本体论问题，而这是人的经验无法证明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因而必须“废弃”。受他们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称二十世纪是方法论的时代，是反形而上学的时代。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中期还产生了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这是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人学”思潮。他们将哲学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侧重讨论社会、人生问题，主张研究本体论问题。这一观点是科学主义相反的。但是，他们又不象传统哲学那样从关于世界的思辨原理出发来解释人生，而主张从人的现实或现存出发来解释世界，主张哲学要解决的是人、人生、人和宇宙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主张哲学立足于人，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可见，人本主义所研究的“形而上学问题”，“本体论问题”和传统哲学的这类问题是不同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内容上注重现实人生，注重感情意志；在形式上则常常采用小说、戏剧等非科学的文学形式；其代表人物大多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因此，这一思潮不仅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美学影响较大，而且因其迎合西方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情趣，它对西方的民众意识以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远远超过科学主义思潮。为此，有人称人本主义思潮为“大众街头哲学”。

而将科学主义称为“学院哲学”。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个思潮的产生，不仅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它们还贯穿于以后各个时期，直至今日。国内哲学界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究竟从何算起有分歧意见，有人反对我们的说法，主张按世界史的时期划分，从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算起，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理由是，从本世纪开始，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都比以往时期更为迅速和巨大。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哲学的发展上，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学术组织和出版刊物的数量之多，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各流派使用的术语、概念、范畴，表达方式和体系构造等等，与上个世纪相比也都有很大差别。因此，人们认为，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起点，就更能反映哲学发展的特点，尤其是能反映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个哲学思潮的变化和发展的特点。这种变化可以从以下两根线索见到一个梗概。第一条是科学主义发展的线索。实证主义 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产生，至今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变迁，现在已发展到第四、五代了。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是第一代；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第二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分析哲学，这是第三代，这派哲学是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理论先驱、以维也纳学派为中心的；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历史主义学派，这时库恩、费耶尔本德、杞卡杞斯等人冲破静态逻辑学和语言分析而转为结合科学史动态地进行分析，这是第四代；到七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夏皮尔和萨普为代表的科学实在论，他们强调科学理论

交替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一条推理线链条，这根链条把各个理论的合理性存在的不同标准进行“通约”，将这些标准连接了起来并说明了这些标准的合理发展，这是科学主义的第五代。

第二条是人本主义的线索。人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产生到现在经历过不少发展阶段。从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到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是第一代；从本世纪初直到现在的柏格森和特里格是第二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又是第三代；到后来的哲学人本学和释文学等新派别的兴趣，则是第四代或第五代了。

由上面的历史考察可见，变化最大、最迅速、新派别层出不穷的时代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后，所以，主张现代西方哲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算起也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认为，即便主张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张它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也必须特别注意本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尤其是二次大战后西方哲学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严格说，战后西方哲学应当称为“当代西方哲学”，这一阶段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除了以上所说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以外，还有第三种思潮，这一思潮从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在西方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一新托马斯主义和美国的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公开主张恢复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它与罗马教廷联系密切，被称为“教廷哲学”或“天主教哲学”。人格主义从个人需要人格出发，推出世界的秩

序也需要一个最高的人格——上帝来维持和调整，它与基督教联系密切，是基督教哲学。但是，这些宗教哲学与宗教教义是不同的，其区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他们努力加强同现代社会中产生的重大问题的结合，加强同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变化的结合，使宗教教义现代化、世俗化。比如，新托马斯主义宣称他们的思想应当成为二十世纪亿万人民“思想和生活的原则”，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导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其次，他们也加强同自然科学的联系。比如新托马斯主义就特别注意这点，他们1936年宣布成立“罗马教廷科学院”，邀请普朗克和布尔等著名科学家参加工作，作报告，举办国际性科学讨论会，教皇亲自出席大会作报告，接见代表以示关怀；近年来，他们为被中世纪教会迫害的科学家平反昭雪……，不仅如此，1979年新任教皇保罗二世还要求神职人员必须钻研科学，要求他们既有真正的科学训练，又有世界水平的深刻知识。他们拼命利用自然科学中尚未解答的问题为信仰主义作辩护，为上帝争地盘。比如，他们提出：“宇宙空间距离为1010光年”，“地球被创造于大约50—100亿年以前”，等等来说明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再如，地球和太阳系其它行星沿着自己的轨道自转和绕日公转，这种旋转运动也是上帝的安排，等等。第三，有的宗教哲学还将宗教神学同现时代的哲学联系起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不仅有神职人员，而且有世俗哲学家，他们使用哲学范畴解释上帝，参与现代哲学的斗争，比如，托马斯主义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现象学的结合，基督教神学和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过程哲学的结合等等，可说是一种哲学化的神学。宗

教神学哲学化还表现在他们将信仰对象愈来愈概括和抽象，他们甚至也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把上帝人格化，要人们不相信耶和華和圣母瑪利亞。因为，他们看来，如果上帝也象人一样长着眼睛、鼻子，上帝也就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他们相信有一个绝对者×对整个宇宙、对人生起着主宰作用。宗教神学的现代化、世俗化、科学化和哲学化，使得宗教哲学思潮不仅对现代西方数以万计的教徒有影响，在教会大学中占优势，就是对社会上的一般民众也是有极大迷惑力的。所以宗教哲学思潮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现代宗教在内容上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更为接近，因此，也有人将其归入人本主义思潮之中的。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潮，

现代西方哲学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演变和发展的，它们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古典传统哲学不同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不同时期里不同的哲学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态度是不相同的。有的派别公开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象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及其门徒胡克；欧洲大陆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和特尔，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等，就是如此，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中另有一派哲学家则表现出一种企图将他们的自己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的倾向，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欧洲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爆发了革命，但又都失败了。有人因此怀疑马

列主义，以为它很可能只适用于俄国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适用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欧党内一些理论家，如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等人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主张，这一思潮后来被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些主张一提出就被作为非法的思想在共产国际内部被压了下去，后来虽然由党内转入党外，影响并不很大，直到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才又重新兴起，这首先是因为战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尖锐化了，人民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歧视，1968年法国还暴发了“五月风暴”造资产阶级反。其次是因为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很高威信，这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在西方的民众中，在大学和研究机关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博士论文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中影响尤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的兴趣，出现了“马克思热”。一些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和失望的人也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出路，可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了解，所以，五六年“波匈事件”出现，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反思，他们又以社会主义必然产生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想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于是他们到西方哲学中去寻求，产生了一种调和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出现了一批调和派思想和学派，如萨特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洛姆和马尔库塞的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1968年第十四次国际哲学会议上提出的“使

马克思的学说变为一切人都能接受”的意见，可说是这种调和倾向的一突出表现。

以上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宗教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四种主要的思潮，此外还有其他思潮，如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联系社会现实、复兴尼采哲学、提倡新纳粹主义的法国“新哲学”和“新右派哲学”等等，因篇幅有限，就不细说了。

二、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这也就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目的和意义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社会及其社会意识形态。

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变化在观念形态上最集中的反映。可以说它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马克思当年研究古典哲学，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可以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着手，了解现代西方社会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家针对现代西方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分析哲学大搞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和操作分析，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哲学家搞分析研究，这是与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等信息处理和传递技术的广泛运用紧密联系的，是与现在的新科技

革命的以信息技术代替脑力劳动的特点分不开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如能将专家们的经验、知识、技能、逻辑推理方法等等编成一定程序输入其中，它就能进行类似人类的推理活动，只要输入新的材料它就会自动得出新的结论，这就是西方哲学重视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原因。再如，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异化问题的探讨，这也是和西方社会的现状分不开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物质产品丰富了，人民收入增加了。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对人的控制加强了，人不仅受机器的控制，还被自动流水生产分割得支离破碎，这种控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物质资料愈多，人们的思想愈是贫乏和空虚，人们愈是失去自由，愈被异化。于是，他们要求“寻找失去了的自我”。他们认为，现代人类，与其说是苦于缺乏科学知识和技能去洞察自然界的奥秘，不如说是苦于没有正确理论去洞察人类自身的本性和内心的奥秘。

综上所述，可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有助于了解西方社会及其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有助于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恩格斯说过，要锻炼和发展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学习哲学史。对于我们今天说，哲学史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这一百年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我们在研究了现代西方哲学以后就会发现，西方多数哲学家也都是严肃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并非胡言乱语。他们注重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注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由此提出问题，寻求解决的

方法，这些都给我们以启发，值得我们借鉴。即使他们的错误说法，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帮我们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现在已逐渐明确地认识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极其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是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虽然二者的出发点、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遇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现实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它们都同样是在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决裂中产生出来的，它们都想使科学和人的问题从思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正是因为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和科学、哲学和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关系，才创立了最科学、最革命的哲学。研究了西方哲学的这段历史，我们就能找到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在解决科学和人生问题时的根据和他们失足的原因，吸取其中合理的知识内容和思维逻辑方法，这对于全面准确地研究马、恩早期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有很大帮助。

今天，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我们现在和它们同处于一个时代，遇到相同的自然科学问题，面对相同的社会事实。在这种条件下，他们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抓住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某些失误对我们进行责难，有的则抓住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大肆进攻，提出一些当代自然科学中存在的、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的、我们没有注意到或注意到了又缺乏研究的研究了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向我们挑战。比如，他们反对反映论，强调知识的能动性，认为知识不是对客观外界的消极反映，而是由主体的能动性所构造的。他们还举出了一些事实论证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如果说画家作画有现实的模特儿，那么，作曲家有没有直接的模型？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交响乐的感受会不相同？为什么普通人分辨颜色的能力远不如经验丰富的染色工人？可见知识是主体的构造。有同志会说，他们反对的反映论是机械反映论，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可见，我们在反驳它们时，也要将它们正确论点吸取进来，要对人家的观点作出恰当的、准确的解释，应当承认，我们有些同志在讲反映论时是有欠缺的。比如，我们讲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与我们人的实践、认识活动无关的，因而人的认识似乎就是对这样一个在人以外的、静等着我们的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不是多少带点机械论的味道吗？

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有不少人对认识过程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吸收了现代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以及科学史上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可以批判地吸收过来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恩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可以吸取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并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理论来源，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就不能把西方哲学当成一个理论来源、或当成一个必要的条件呢？过去，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严重脱离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斗争，脱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所反映的现代科学的重大发展。如果我们不赶快弥补这个空白，我们和时代的差距、和国际哲学研究的差距将越拉越大，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西方的一些哲学流派也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他们借口西方社会的变化和科学的发展，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古典的，马克思讲的经济学是讲过去，现在欧美资本家已不会叫工人饿肚子了，因而他们声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为回答这种责任和挑战，我们也应该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三、怎样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这也是讲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不只是为了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不只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情报资料作介绍，也不是要将它们之中某些合理的东西简单移植过来，而是为了弄清现代西方哲学各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它们的理论来源和历史演变，找出其中带根本性的东西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样，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以下读几点看法。

第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防止两种错误倾向。

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

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对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以政治批判代替理论分析，这是一种“左”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全盘照搬、盲目崇拜现代西方哲学的自由化倾向。

为什么会出简单否定的“左”的倾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上的片面性，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方法论的毛病。现代西方哲学不仅从它产生时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而且，从它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看，也是如此。现代西方哲学传到中国也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相抗衡的。比如，“五四”时期，胡适就用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后，实用主义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旧中国广为传播。所以，解放后继续批判实用主义，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在批判中有以政治批判代替理论批判的缺点。这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有关。教条主义思想使我们长期形成一种对西方哲学的看法，把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看成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束，以为从那以后哲学就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有发展，而在西方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发展了。理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反动了，思想上堕落了。现代西方哲学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哲学，不过是在历史上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糟粕上打上现代的标记，是它们的变种或刷新罢了。后来，我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促使了上述教条主义倾向的流行，发展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政治批判代替理论批判在方法上的表现是：贴标签、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比如，有的同志引用列宁在《唯批》中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等人的一段话来进行批判，列宁说：“这些教授们虽